

从符离到洛阳

饶忠祥(邹城)

公元780年,年幼的白居易随家迁居宿州符离,在这片土地上,他遇见了小自己四岁的湘灵。眉清目秀、略通音律的湘灵,成了他青梅竹马的玩伴,朝夕相伴的时光里,情窦初开的两人,酝酿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。

十九岁的白居易,将对十五岁湘灵的倾慕写进《邻女》,诗中碧纱窗下教鹦鹉的少女,成了他一生难忘的模样。

为求前程,二十七岁的白居易不得不离开符离,八年相恋的别离,成了他心底第一道伤。漫漫赶考路上,思念如野草疯长,《寄湘灵》里登高回望的不舍,《寒闺夜》中孤灯相伴的孤寂,《长相思》里“步步比肩行,枝枝连理生”的祈愿,字字句句,皆是他对湘灵入骨的相思。他以笔为媒,将满腔柔情化作诗篇,让千里之外的牵挂,藏进字里行间。

二十九岁登科后,白居易满心欢喜归乡,以为能与湘灵相守,却因门第悬殊,遭母亲断然反对。封建礼教的枷锁,成了两人之间跨不过的鸿沟。即便他官至校书郎,举家迁往长安前再次苦苦哀求,终究没能换来母亲的点头。无奈的别离,无声的相思,《潜别离》中“利剑春断连理枝”的痛,道尽了这段感情的身不由己。

此后岁月,湘灵成了白居易心头绕不开的牵挂,这份思念,从未因时光流逝而消减。《冬至夜怀湘灵》的寒夜独眠,《感秋寄远》的千里同愁,《寄远》的鬓生华发仍难忘,一首首诗,皆是他藏不住的惦念。他将这份绝望的爱恋揉进《长恨歌》,“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恨绵绵无绝期”,写的是李杨之恋,更是他与湘灵的深情遗憾。

三十七岁的白居易,终究屈从于现实,与杨氏成婚,却始终放不下心中的白月光。《夜雨》里“我有所念人,隔在远远乡”的怅惘,《感镜》中见镜思人的憔悴,道尽了他半生的执念。直到被贬江州途中,四十岁的白居易与漂泊半生、依旧未嫁的湘灵意外相逢,岁月在两人身上刻下痕迹,少年离别,老来相逢,唯有满心唏嘘。《逢旧》二首,道尽重逢的恍若梦中,那份爱而不得的遗憾,在相见的瞬间,化作更深的心痛。

公元846年,白居易逝于洛阳,享年七十五岁。他的一生,在文坛留下璀璨光芒,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流传千古,万人称颂,唐宣宗的悼诗赞其“缀玉联珠六十年”。可鲜少有人知,这位居士的心底,藏着一个叫湘灵的女子,藏着一段始于青梅竹马,终于封建礼教的爱恋。

符离的初见,是一生的心动;无奈的别离,是一世的心痛。湘灵,是白居易年少的欢喜,是他求而不得的遗憾,更是他跨越半生、直至生命尽头都未曾放下的牵挂。这段尘封在岁月里的爱恋,随他的诗篇流传,在千百年后,依旧让人动容。

再见

王宪珍(太白湖新区)

她们说,明天是初四年级孩子们的离校壮行会。

我心底不由得泛起纠结:要不要去送送他们?

去吧,毕竟相伴两年,那些日子里的苦乐酸甜,都真切烙印在心底。

可又有些迟疑,怕场面尴尬。倘若得不到孩子们热烈的回应,又该如何自处?

犹豫之际,耳畔响起熟悉的声音。

“老师,楼上给您留好位置了,我们来帮您拿东西。”

那时候,他们已是初三,而我接手了新一届初一学生,正忙着和新一批孩子磨合相处。一次公开课,他们听说我会到场,早早便从楼上飞奔下来。我还没反应过来,水杯、钢笔、听课本就被他们一抢而空,转眼便跑得不见踪影,只远远飘来一句呼喊:“老师,快来快来。”

走进陌生的教室,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和少年眼底闪闪的星光,看着他们意外又欣喜的模样,我一时间竟有些手足无措。

“老师,坐这里。”

“来,坐我这边!”

“老师老师,这里这里,您的杯子和本子都在这儿呢!”

思绪浮沉间,一枚书签无声落在桌上。

那是我不再教他们的第一个教师节,同样的书签,就这样悄然出现在我的办公桌,旁边还放着一张贺卡。贺卡上的文字细节已然模糊,只记得字里行间的暖意:老师,教师节快乐。虽然您不再教我们,但我会一直记得您的教诲,是您,让我爱上了语文。

被记住的感动,让泪水涌上眼眶。

第二天,我在走廊遇见送贺卡的小姑娘,我跟她说谢谢,她很开心地笑了,甜甜的,一直甜进了我的心里。

徘徊间,门口仿佛又传来一声声亲昵的呼唤:“阿珍……”

那是大课间时分最熟悉的场景。若是我迟迟不开门,便会探出几颗小脑袋,一边高声唤着,一边自顾自地钻进办公室。

每每这时,我总要故作无奈,佯装几分嗔怪,和办公室的同事笑叹:“这群没大没小的孩子……”嘴上这般说着,笑意却早已漫上眉眼。

中午从餐厅回办公室,远远便能听见一声声响亮的“阿珍”。他们趴在二楼连廊挥手呼喊,或是快步跑到我跟前,兴致勃勃地讲起自己的点滴进步,分享班级里的趣事,还会对着我如今带的学弟学妹们侃侃而谈。

傍晚放学护送路队偶遇,又是一阵热闹的欢呼,拖长调子的“阿珍……”此起彼伏。我便和他们一同走出校门,耳边是叽叽喳喳的欢声笑语。我假意捂住耳朵,却静静听他们诉说一日的欢喜。

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,原来分别之后,留存下来的尽是这样温暖片段,心中满是万般不舍。

那就去吧,去看看。

去和他们击掌,道一声加油。

去好好告个别,说一句再见。

为那两年朝夕相伴的时光,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纵然此后不再同行,这两年里,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,努力发光。

其实,这句再见,本该早早说出口。

算来,我不再教他们,已然整整两年。

蜀南竹海记

东山(太白湖新区)

来到宜宾的第四天,我们便游览了蜀南竹海。车子缓缓驶入竹海深处,路两旁的竹子便密密地合拢来,将天光滤成一片清凉的碧色。此行正值初夏,又刚下过一场雨,空气里满是竹叶的清芬,湿漉漉的,吸一口到肺里,整个人也变得澄澈轻盈。

据导游介绍,蜀南竹海不只风光秀美,更是名副其实的竹子王国、天然竹类基因库。四百余种翠竹扎根于此,高低错落、粗细各异、青紫相间,姿态万千,各具风姿。平生初见这般繁茂浩瀚的竹景,心底满是赞叹与惊喜。

首站抵达蜀南竹海博物馆。馆前立有张騫见竹塑像,古朴雅致。馆内陈列着各类竹类标本、传统竹器、精美竹雕,还有形制各异的竹制乐器。竹的妙用,贯穿古人衣食住行诸多生活场景。匠心凝手竹木,中式的灵巧与雅致,在一件件竹艺器物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从博物馆出来,便进入了忘忧谷。谷里很静,只听见潺潺的水声。寻着水声走去,见一脉细细的溪流从竹根间穿过,清浅得能数清水底的卵石。竹子在这里长得极茂,一根根笔直地向上,直冲云霄。雨后的竹叶绿得发亮,偶尔有一两滴水珠从叶尖滑落,打在脸上,凉丝丝的,沁人心脾。漫步谷中,尘世喧嚣、俗世烦忧皆悄然消散。至此方知,“忘忧”之名,绝非虚誉。

辞别幽谷,登临观云台。当日山间雾霭浓重,白茫茫一片云雾缭绕,遮蔽了远山盛景。导游连称可惜,我却不以为然。世间景致,不必尽数尽收眼底。留几分朦胧,藏几许留白,予人遐想万千,反倒更有余味、更耐品读。

正午在山间农家品尝地道全竹宴。笋片、竹荪汤、竹花炒蛋、竹叶粳,还有山间珍珠竹鸡等佳肴,满满一桌,皆是山野本味。主人热忱淳朴,言道食材皆取自竹海山间,天然纯净、无污染。入口细品,笋片脆嫩爽口,满口裹挟着清新山野气韵,质朴又治愈。

下午走进翡翠长廊。两旁的竹子向路中倾斜,织成一道天然的拱廊。路是石板铺的,被雨水洗得发亮,映着竹影,绿莹莹的。长廊很长,望不到尽头,只觉得那绿意绵绵不绝地延伸开去。后来又去了中华大熊猫苑,一睹四只大熊猫慵懒憨态、悠然嬉戏的模样;又前往海中海泛舟,四面青山翠竹倒映碧波,将一湖碧水染成温润的翠色。船桨划过水面,满湖绿意层层漾开,涟漪圈圈,缓缓荡向远方,又随水波轻回。船在竹影里穿行,人临其上,不似泛舟水中,反倒如凌空穿行于竹梢之上,悠然忘我。

入夜宿于景区酒店。开窗远眺,夜色浓稠静谧,近处竹梢随风轻曳,绰约身姿隐约可见。远离城市灯火喧嚣,耳畔唯余竹叶簌簌轻响,如风语呢喃、似晚风呓语。枕着悠悠竹韵入眠,一夜安然,无梦无忧。

在这竹海里,观竹、赏竹、吃竹,行在竹荫下,睡在竹香里,这才算真正进了竹海。便真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棵竹,清瘦瘦的,有了一身的风骨。

竹海一日,观竹姿、品竹味、踏竹荫、枕竹香,方才真正走入竹海,融入竹海。身心浸于满目苍翠之中,恍惚间自身也化作一株青竹,清瘦挺拔、静默伫立,习得一身淡然风骨。

辞别竹海数日,山间那片澄澈绿意,依旧萦绕心头、久久不散。念及四百余种翠竹,岁岁伫立山间,静默生长、不争不喧、安然葱茏,便觉世间诸多纷扰纠葛、得失计较,皆不值一提。心怀竹韵,自有清宁。